宋史

九三



列傳卷第八十一　宋史三百二十二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録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勑修

何郯字聖從本陵州人從成都第進士由太常博士為監察御史轉殿中侍御史言事無所避王拱辰罷三司使守亳已而留經筵郯乞正其營求之罪石介

死樞密使夏竦讒其詐朝廷下京東體實鄭與張昇
極陳竦姦狀事得寢楊懷敏以衛卒之亂猶為副都
知鄭又與昇及魚周詢論之仁宗召諭云懷敏實先
覺變宜有所寬假鄭等皆言不可卒出之鄭爭辨尤
力帝曰古有碎首諫者卿能之乎對曰古者君不從
諫則臣有碎首今陛下受諫如流臣何敢掠美而歸
過君父帝欣納之夏竦倡張貴妃之功諫官王贄遂
言賊根本起於皇后閤請究其事冀搖動中宮而陰
為妃地帝以語鄭鄭曰此姦人之謀也乃止不究竦
負罪不去鄭等奏出知河南竦乞留京師鄭言佞人

在君側爲善政累願勿革前命竦遂行時詔群臣陳
左右朋邪中外險詐久而無所行竦請閱實其是否
因言曰誠以待物物必應以誠誠與疑治亂之本也
不可以一臣詐而疑衆臣一士詐而疑衆士且擇官
者宰相之職今用一吏則疑其從私故細務或勞於
親決分閫者將帥之任今專一事則疑其異圖故多
端而加羈制博訪者大臣之體今見一士則疑其請
託相先後者士之常今進其類則疑爲朋黨君臣交
疑而欲天下無否塞之患不可得矣都知王守忠以
脩祭器勞遷景福殿使給兩使留後奉郄曰守忠勞

薄賞重舊制內臣遥領止於廉察今雖不授留後而先給其禄既得其禄必得其官若又從之則何求不可既又詔許如正班守忠移閤門欲綴本品坐宴郊又言祖宗之制未有內臣坐殿上者此弊一開所損不細守忠聞之不敢赴知雜御史闕執政欲進其黨帝以郊不阿權勢越次用之郊遍歷三院有直聲晚節頗回畏因地震言陰盛臣强以譏切韓琦又乞召還王陶以迎合上意由是聲名損於御史時也以母老求西歸加直龍圖閣知漢州將行上疏言張堯佐緣後宮親昵竊非據外庭竊議謂將處以二府若此

命一出言事之臣必以死爭之倘罷堯佐則傷恩黜言者則累德累德傷恩皆為不可臣謂莫若富貴堯佐而不假之以權如李用和可也其後卒罷堯佐宣徽之命進集賢殿脩撰知梓州權天章閣待制還判銀臺司時封駁之職廢鄉乞準故事凡詔敕並由門下從之唐介出荊南敕過門下鄉封還之介復留諫院遷龍圖閣直學士為河東都轉運使故相梁適帥太原病不能事內臣蘇安靜鈐轄兵馬怙寵不法皆劾奏之歷知永興河南治平末再知梓州居三年老而病猶乞進用神宗薄之詔提舉成都玉局觀從臣外

祠自此始遂以尚書右丞致仕卒年六十九

吳中復字仲庶興國永興人父仲舉仕李煜爲池陽令曹彬平江南仲舉嘗殺彬所招使者城陷彬執之仲舉曰世祿李氏國亡而死職也彬義而不殺中復進士及第知峨眉縣邊夷民事淫祠太盛中復悉廢之廉於居官代還不載一物通判潭州御史中丞孫抃薦爲監察御史初不相識也或問之抃曰昔人恥爲呈身御史今豈有識面臺官耶遷殿中侍御史彈宰相梁適仁宗曰馬遵亦言之矣且問中復曰唐自天寶後治亂分何也中復歷引姚宋九齡林甫國忠

用舍以對適罷中復亦通判虔州未至復還臺富弼主李仲昌開六漯河内臣劉恢密告所斷岡與國姓上名同賈昌朝陰助之欲以搖弼詔中復往治促行甚急中復言獄起姦臣非盛世所宜有馳至較其名乃趙征村也亦無岡勢獄以故得止又彈宰相劉沆沆罷改右司諫同知諫院遷御史知雜事戶部副使擢天章閣待制知澤州瀛州移河東都轉運使進龍圖閣直學士知江寧府鄆兵苦巡轄官苛刻縶而鞭之獄具法不至死中復以便宜戮首惡流其餘入奏為令歷成德軍成都府永興軍河北行青苗法使者

至將先下州縣中復擻之曰斂散自有期今先事擾之何也拒不聽且以報安撫司韓琦方疏諫青苗錄其語以上熙寧併省郡邑以永康為縣中復言永康控威茂不可廢其後因夷竟復之關內大旱民多流亡中復請加賑卹執政惡之遣使往視謂為不實削一階提舉玉隆觀起知荆南坐過用公使酒免卒年六十八中復樂易簡約好周人之急士大夫稱之從

孫擇仁

擇仁字智夫以父任為開封雍丘主簿元祐中金水河隄壞十六縣皆選屬庀役得詣朝堂白事宰相范

純仁獨異之曰儁領中乃有是人邪建中靖國初畿
内饑多盜以擇仁知太康縣始至召令賊曹曰民窮
而盜非天性也我以靜鎮之若亡命椎埋故犯我一
切誅之毋得貸群盜相戒不入境中貴人譚稹奴犯
法按致於理稹羞恚造譖徽宗召戶部郎中宋喬年
徃鞫喬年伉吏也疾驅至候者惶遽入白擇仁著衣
冠坐廡下喬年慮囚擿隱剔抉爬庋出入不能得毫
毛罪乃歸傳舍擇仁上謁喬年迎笑曰所以來為察
君罪顧乃得一奇士吾今薦君矣居數日召詣闕方
有事青唐擢熙河路轉運判官即以直秘閣為副使

從招討使王厚領兵深入克蘭廓城柵十三加龍圖
進集賢殿脩撰爲京畿都轉運使鄭州城惡受命更
築之或譏於帝曰新城雜以沙土反不如故且速圮
帝怒密遣取塊城上緘以來令衛卒三投之堅緻如
削鐵譏不能售遂拜戶部侍郎兼知開封府故事尹
以三日聽訟右曹吏十輩列庭下自占姓名一人云
某人送某獄某人當杖某人去而尹無所可否有實
鑑者以捕盜罷官諸司使服金帶擇仁視事狃舊態
來前叱而械諸獄一府大驚賣珠人居民貸久不返
度事急匿宦官楊戩第擇仁跡取之寘于遠戩中以

事出為顯謨閣直學士知熙州從永興軍走馬承受
藍從熙言其擅改茶法奪職免再閱歲以徽猷閣待
制領江淮發運還直學士知渭州以病提舉崇福宮
起知青州不克拜卒年六十六

陳薦字彥升邢州沙河人舉進士為華陽尉盜殺人
棄尸民田薦出驗有以移尸告者田主又殺其母縣
欲聞致殺二人以逭薦失盜之責薦不可曰焉有誣
人以自貰者邪已而獲盜從韓琦定州河東幕府性
木彊簡澹獨琦知之最深每語人曰廉於進勇於退
嫌疑間毫髮不處與人交久而不變如彥升者無幾

也琦輔政薦為秘閣校理判登聞檢院知太常禮院英宗諸王出閤選為記室參軍直集賢院顥王為皇太子加右諭德王即位拜天章閣待制進知制誥知諫院薛向首謀取横山功不成薦請以漢王恢之罪罪向楊繪論曾公亮用人不當言既行而遷侍讀罷諫職薦曰此乃宰相欲杜繪言爾所言是宜責宰相疏入不報除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河決棗彊水官議於恩冀深瀛之間築堤三百六十里期一月就功役丁夫八萬薦曰河未能為數州害民力方困願以歲月為之還判流内銓太常寺議學校貢舉

法請會三年貢士數均之諸路計口察孝廉如漢制
權主管御史臺言李定匿所生母喪不宜為御史罷
臺事又以議典禮不合出知蔡州召為寶文閣學士
兼侍讀進資政殿學士屢求退以為本州命兩省燕
餞資善堂擢其子厚御史臺主簿未幾提舉崇福宮
卒年六十九贈光祿大夫
王獵字得之長垣人累應進士不第乃治生積錢既
而歎曰此敗吾志也悉以班諸親族慶曆用兵詔求
遺逸范仲淹薦之得出身為永興藍田主簿府使之
掌學諸生有犯法者獵自責數以為教之不至屏出

之府帥意其私捕生下獄獵前白曰此特年少不率
教爾致于理不足以益羙化恐適貽士類辱帥悟而
喜曰吾慮初不及此即釋生而待獵加敬從林慮令
縣依山俗以蒐田為生不知學獵立孔子廟擇秀民
誨之漢杜喬墓在境中往奠謁建祠其旁居官無絲
髮擾吏民愛信共目為清長官入為吳王潭王宮教
授睦親廣親宅講書諸王侍講凡在京藩十二年宗
室無高卑少長各得其懽如一日英宗在邸尊禮之
入為皇子即拜說書及即位拜天章閣待制兼侍講
方議濮王稱以問獵獵不可帝曰王侍侍講厚亦持

此說邪對曰臣荷皇恩厚不敢以非禮名號加於王
所以報王也帝大悟自是不復議以疾請謝事不許
疾愈入見帝喜曰侍講乃欲捨朕去乎神宗立進龍
圖閣直學士求知襄州未行改滑州自工部郎中為
本曹侍郎致仕給全奉後八年卒年八十詔賻絹千
匹官其二孫賜家人冠帔人以為寵

孫思恭字彥先登州人擢第後即遭父喪不肯復從
官二十年間纔三書吏考為兗丘令轉運使以水災
時調春夫爭弗得乃棄官去吳奎薦其學行補國子
直講加秘閣校理事神宗藩邸為說書又為侍講直

集賢院以居中都久力請補外王奏留之及即位擢天章閣待制思恭性不忤物犯而不校篤於事上有所見必密疏以聞帝亦間訪以政歐陽脩初不知思恭脩出政府思恭盡力救解出知江寧府鄧州以疾移單州管幹南京留司御史臺卒年六十一思恭精關氏易尤妙於大衍嘗脩天文院渾儀著堯年至熙寧長曆近世曆數之學未有能及之者

周孟陽字春卿其先成都人徙海陵醇謹夷緩第進士為潭王宮教授諸王府記室英宗居環列以其質厚禮重之會除知宗正寺力辭凡上十八表皆孟陽

為文又從容陳古事以諷英宗悚然起拜及為皇子愈堅卧不出孟陽入見卧內勸之曰天子知太尉賢參以天人之助乃發德音何為堅拒如此英宗曰非敢徼福以避禍也孟陽曰今已有此跡設固辭不拜使中人別有所奉遂得燕安無患乎時中使趣召十輩又命宗諤傾一宫往請不能動及是意乃決帝即位命為皇子位說書以嘗侍藩邸固辭加直秘閣同知太常禮院數引對訪以時務最後召至隆儒殿在邇英苑中群臣未嘗至人疑且大用帝亦諭以不次進擢意孟陽稱他人使代己乃遷集賢殿脩撰同判

太常寺兼侍讀神宗初立入奏事方升殿帝望見慟哭左右皆泣下拜天章閣待制卒年六十九詔特官其壻及子孫二人除其家負官緡錢數萬

齊恢字熙業蒲陰人唐宰相映之裔也第進士歷通判陳州提點成都府路刑獄三年徙河東凡公帑格外餽餉之物一無所受單車而東入為戶部判官神宗出閤精簡宮僚韓琦薦其賢以直昭文館為潁王府翊善進太子左諭德帝即位拜天章閣待制知通進銀臺司出知相州召知審官西院糾察在京刑獄卒年六十六恢居鄉里恂恂稱君子臨政府明白簡

約不苟擾所至人愛之帝念舊僚自諫議大夫特贈
工部侍郎
楊繪字元素綿竹人少而奇警讀書五行俱下名聞
西州進士上第通判荆南以集賢校理為開封推官
遇事迎刃而解諸吏惟日不足繪未午率沛然仁宗
愛其才欲超寘侍從執政見其年少不用以母老請
知眉州從興元府吏請攝穿窬盜庫縑者繪就視之
蹤跡不類人所出入則曰我知之矣呼戲沐猴者詰
於庭一訊具伏府中服其明在郡獄無繫囚神宗立
召脩起居注知制誥知諫院詔遣內侍王中正李舜

舉等使陜西繪言陛下新即位天下拭目以觀初政
館閣臺省之士朝廷所素養者不之遣顧獨遣中人
乎向傳範安撫京東西路繪請易之以杜外戚干進
之漸執政曰不然傳範久領郡有政聲故使守鄆非
由外戚也帝曰諫官言是斯可窒異日妄求矣曾公
亮請以其子判登聞鼓院用所厚曾鞏為史官繪爭
曰公亮持國名器視如已物向者公亮官越占民田
為郡守繩治時鞏父易占亦官越深庇之用鞏私也
帝為寢其命繪亦解諫職改兼侍讀繪固辭滕甫言
於帝帝詔甫曰繪抗跡孤遠立朝寡援不畏彊禦

知無不為朕一見許其忠盡擢寘言職信之亦篤矣今日之除蓋難與宰相並立於輕重之間姑令少避爾卿其諭朕意繪曰諫官不得其言則去經筵非姑息之地卒不拜未閱月復知諫院擢翰林學士為御史中丞時安石用事賢士多謝去繪言老成之人不可不惜當今舊臣多引疾求去范鎮年六十有三呂誨五十有八歐陽脩六十有五而致仕富弼六十有八而引疾司馬光王陶皆五十而求散地陛下可不思其故乎又言方今以經術取士獨不用春秋宜令學者以三傳解經免役法行繪陳十害安石使曾布

疏其説詔繪分析固執前議遂罷為侍讀學士初政
州歷應天府杭州再為翰林學士議者欲加孔子人
號繪以為非禮又言不宜用遼曆改置閏悉從之繪
常薦屬吏王永年御史蔡承禧言其私通饋賂坐貶
荊南節度副使詳在實下傳數月分司南京改提舉
太平觀起知興國軍元祐初復天章閣待制再知杭
州卒年六十二繪為吏敏强主愛利而受性踈曠訖
以是見廢斥然表裏洞達一出於誠為范祖禹所咨
重為文立就有集八十卷
劉庠字希道彭城人八歲能詩蔡齊妻以子用齊遺

奏補將作監主簿復中進士第為高密廣平院教授英宗求直言庠上書論時事帝以示韓琦琦對之未識帝益嘉重除監察御史裏行日食甫數日苑中張具待幸庠言非所以祗天戒詔罷之會聖宮修仁宗神御殿甚宏麗庠言天子之孝在繼先志隆大業不在宗廟之靡宜損其制以昭先帝儉德奉宸庫被盗治守藏吏庠言皇城幾察厲禁實近侍主之當幷按仁宗外家李珣犯銷金法庠奏言法行當自貴近始帝不豫儲嗣未正庠拜疏謂太子天下本漢文帝於初元即為無窮計顧王長且賢宜亟立使日侍禁中

閱四方章奏帝皆行之神宗立遷殿中侍御史為右司諫言中國禦戎之策守信為上昔元昊之叛五來五得志海內為之困弊今莫若示大信捨近功為國家長利奉使契丹故事兩國忌日不相避契丹張宴白溝日當英宗祥祭庠丐免契丹義而聽之除集賢殿脩撰河東轉運使庠計一路之產鐵利為饒請復舊冶鼓鑄通隰州鹽礬傅易以濟用又請募民入粟塞下豫為足食進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契丹侵霸州土場或言河北不可不備庠上五策料其必不動已而果然大河東流議者欲徙而北內侍程昉

希功請益兵濟役庠請遲以歲月徐觀其勢而順導之朝廷是其議移知真定府又為河東都轉運使召知開封府庠不肯屈事王安石安石欲見之戒典謁者曰今日客至勿納惟劉君來即告我有語庠者曰王公意如此盍一往見庠謂見之何所言自彼執政未嘗一事合人情脫問青苗免役將何辭以對竟不往奏論新法神宗諭之曰柰何不與大臣協心濟治庠曰臣子於君父各伸其志臣知事陛下不敢附安石會與蔡確爭廷參禮遂以為龍圖閣直學士知太原府請復憲州募民子弟剽銳工技擊者籍為勇

敢倣漢讁戍法貫流以下罪徙實河外契丹建牙雲
中遣騎涉内地邉吏執之契丹檄取紛然又遣使議
疆事衆疑其造兵端欲大為備庠奏言雲朔歳僉軍
無見糧契丹張形示彊造端首禍曲在彼不在我願
勿聽宜先諭以理然後飭兵觀釁帝嘉使者辭順訖
以黄嵬山分水嶺立新疆遭母喪服終知成都府乞
禁西山六州與漢人婚姻勿蹈吐蕃取維州之害徙
秦州坐失舉降知虢州移江寧府滁州徙永興軍時
西征無功關内騷動庠過關力言虛内事外恐揺根
本帝感納其忠元祐初加樞密直學士知渭州卒年

六十四宣仁聞之曰帥臣極難得劉庠可惜也庠有吏能淹通歷代史王安石稱其博卒後蘇頌論庠治平建儲之功詔褒録其子

朱京字世昌南豐人父軾有隱德京博學淹貫登進士甲科教授亳州應天府入為大學録神宗數召見論事擢監察御史時中丞及同僚多罷去京抗䟽曰御史假之則重略之則輕今耳目之官屢進屢郤則言者不若静默為賢直者不若柔從為智偷安取容雖得此百數亦何益國邪他日入見帝勞之曰昨覽奏䟽所補多矣京風神峻整見者憚之目為真御史

初臺臣奏事必先移閤門得班乃入京嘗以名聞翌旦既入會有先之者不及對而退帝問京安在左右以告詔趣之入辰漏且盡爲留班以須未幾論大臣除擬有愛憎之私中書言其失實謫監興國軍鹽稅歷太常博士湖北京西江東轉運判官提點淮西刑獄司封員外郎元符初遷國子司業京在元祐時嘗爲幸太學頌或摘其語有及先朝者京亦固辭不拜徽宗初立復命之踰月而卒

論曰何郯吳中復皆良御史也郯出夏竦阻王守忠姦人庶幾少戢矣中復恥識面臺官其所守可見矣

薦之論李定思恭之右歐陽脩繪請惜老成庠不附新法數子所見何其同也獵為令而興孔子廟孟陽以教授而參決大計此其卓然者乎恢臨政簡約無可議者京持論端確竟以去位君子惜之

列傳卷第八十一

列傳卷第八十二　　宋史三百二十三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勑修

蔚昭敏　高化　周美　關守恭　孟元

劉謙　趙振　張忠　范恪　馬懷德

安俊　向寶

蔚昭敏字仲明開封祥符人父興事周世宗數戰伐有功又從太宗平太原終龍尉都虞候眞宗為襄王昭敏自東班殿侍選隸襄王府帝即位授西頭供奉官累遷崇儀使冀貝行營兵馬都監契丹以五千騎

突至冀州城南昭敏師部兵與戰敗之得其器甲賊遁去而師不失一人咸平四年領順州刺史定州行營鈐轄兼押大陣又爲鎮定高陽關三路先鋒契丹入寇帝北巡至大名契丹退趨莫州昭敏與范廷召追至莫州東三十里斬首萬餘級擒生口甚衆契丹委器甲遁去拜唐州團練使累遷至殿前副都指揮使遷都指揮使保靜軍節度使以足疾命入謁無拜卒贈侍中

高化字仲熙真定人以沉勇有力不事耕稼學擊劒善射契丹犯河北應募轉餉飛狐口楊業留戲下使

捕賊酋大鵬翼獲之會契丹又犯真定乃辭業還家家屬盡為契丹所略去從州将入京師遂隷禁軍選為襄王牽攏官王尹京命巡內外八廂積獲姦盜甚衆盜有遺化金帛者化弗受一日王趣急召出府門馬驚墮化掖之而起王曰微爾吾幾殆益親信之真宗即位擢御龍弩直雙員都頭累遷御龍骨朶直都虞候乾興初授天武右第二軍都指揮使滎州刺史遷天武右廂都指揮使蜀州團練使天聖六年夏大雨命護汴堤夜馳至城西堤欲壞督守兵負土不能遏時夏守恩方典軍積材木城隅化盡取以塞堤乃

得無患仁宗嘉之進神龍衛四廂都指揮使冀州防禦使為鄜延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徙涇原路權知渭州遷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發兵襲明珠族不利降滑州總管改興州防禦使真定路副都總管徙高陽關路脩護章惠太后園陵累拜殿前副都指揮使歷建武軍節度使以老辭管軍詔入朝化又固請改武安軍節度使知滄州未行改相州部有大獄已具皆當論死化疑之遣移訊果出無罪者三人踰年復告老以右屯衛上將軍致仕卒年八十贈太尉謚曰恭壯化謹質少過馭軍有法雖起身行伍然頗知民

事焉

周美字之純靈州田樂人少隸朔方軍以材武稱趙保吉陷靈州美棄其族間走歸京師天子召見隸禁軍契丹犯邊真宗幸澶州與城北門美慷慨自陳願假數騎縛契丹將致闕下帝壯之常令宿衛天聖初德明部落寇平涼方渠美以軍候戍邊與州將追戰破之于九井原烏崙河斬首甚衆累遷天武都虞候元昊反陝西用兵經略使夏竦薦其材擢供備庫使延州兵馬都監夏人既破金明諸砦美請于經略使范仲淹曰夏人新得志其勢必復來金明當邊衝我

之弊也今不亟完將遂失之仲淹因屬美復城如故數日賊果來其衆數萬薄金明陣于延安城北三十里美領衆二千力戰抵暮援兵不至乃徙軍山北多設疑兵夏人望見以爲救至即引去既而復出艾蒿砦遂至郭北平夜鬭不解美率衆使人持一炬從間道上山益張旗幟四面大譟賊懼走獲牛羊槖駞鎧甲數千計遂募兵築萬安城而還敵復寇金明美引兵由虞家堡並北山而下敵即引卻還文思使徙知保定軍經略使龎籍表留之改東路都巡檢使敗敵于金湯城焚其族部二十一元昊大入據承平砦諸

將會兵議攻討洛苑副使种世衡請齎三日糧直擣
敵穴美曰彼知吾來必設伏待我不如間道掩其不
意世衡不聽美獨以兵西出芙蓉谷大破敵世衡等
果無功未幾敵復略土堡砦美迎擊于野家店追北
至拓跋谷大敗其衆以功遷右騏驥使軍還築柵于
葱梅官道谷以據敵路令士卒益種營田歲收穀六
千斛復率衆繇廳子部西濟大理河屠劉萬多移二
百帳焚其積聚以歸籍仲淹交薦之除鄜延路兵馬
都監遷賀州刺史初美自靈武來上其所服精甲詔
藏軍器庫至是加飾黄金遣使即軍中賜之又破敵

于無定河乘勝至綏州殺其酋豪焚廬帳獲牛馬羊駝器械三百計因城龍口平砦敵以精騎數千來襲美從百餘騎馳擊破之加本路鈐轄遂為副總管遷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通州刺史進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陵州團練使慶曆中又城清水安定黑水佛堂北橫山乾谷土明柳谷雕巢盧兒原安砦十一堡安定之役諜報敵數萬將大至經略使遣管勾機宜楚建中分諸將兵趣城黑水以待諸將憚敵且至不肯與兵美曰兵常以寡擊衆何自怯也卒以兵二千與建中而敵亦引去每邊書至諸將各擇便利獨

美未嘗辭難然所向輒克諸將以此服之歷侍衛親軍馬軍殿前都虞候眉州防禦使步軍副都指揮使遂州觀察使鄜延副都總管召還授耀州觀察使又進馬軍副都指揮使卒贈忠武軍節度使謚忠毅自陝西用兵諸將多不利美前後十餘戰平族帳二百焚二十一招種落内附者十一族復城堡甚多在軍中所得禄賜多分其戲下有餘悉饗勞之及死家無餘貲子蚤卒以孫永清為子官至引進副使

閻守恭并州榆次人父榮倜儻有志略劉繼元欲召至帳下辭以母老不就守恭生而體貌奇偉榮曰是

必當事太平天子吾無恨矣後十七年劉氏平徙太原民於大名府因家焉往來負販於并汾間過西山聞郭進為都巡檢使太宗甚寵遇之乃慨然曰進不遇主亦行伍爾吾自度豈不及進邪遂應募隷拱聖軍擢殿前押班咸平中從幸河北以功為捧日副指揮使歷拱聖龍衛捧日指揮使累遷左第二軍指揮使乾州刺史明道中落軍職以德州刺史為永興軍兵馬鈐轄徙并代路守恭性沉勇御軍嚴雖家居如對賓客常訪求士大夫取郭進事而師法之所得奉禄悉散予人在并州因春社會賓客曰守恭太原一

貧民爾徒步位刺史老復官鄉里踰分多矣今日與
卿輩訣後十日卒
孟元字善長洺州人性謹愿少過頗喜讀書少隷禁
軍以挽彊選補殿侍累遷散都頭班指揮使擢如京
使并代州兵馬都監改鈐轄徙高陽關路又徙真定
路王則據貝州反元赴城下攻戰被數十創又中機
石墜濠中既出戰愈力更募死士由永濟渠穴地以
進賊平改右騏驥使徙大名府路鈐轄河朔饑權知
滄州民鬻鹽為生歲荒鹽多不售民無以自給元度
軍食有餘悉用易鹽繇是民不轉徙御史中丞郭勸

言其貝州功而賞未當乃擢普州刺史遷宮苑使專管勾麟府軍馬事護築永寧堡敵不動為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忠州團練使高陽關馬步軍總管遷天武捧日四廂都指揮使又遷步軍都虞候眉州防禦使并代路副都總管判北京賈昌朝奏為大名府路副都總管徙定州路遷馬軍都虞候徙鄜延路行至鄭州卒贈遂州觀察使

劉謙字漢宗開封人少補衛士數遷至捧日右廂都指揮使領嘉州團練使兼京城巡檢元昊反改博州團練使環慶路馬步軍總管兼知邠州謙不讀書然

鬪訟曲直皆區處當理前守者多强市民物以飾厨傳謙獨無所撓邠人頗愛之夏竦奏為涇原路總管從知涇州未行會賊寇鎮戎軍謙引兵深入賊境破其聚落而還以功擢龍神衛四厢都指揮使象州防禦使暴疾卒贈永清軍節度觀察留後

趙振字仲威雄州歸信人景德中從石普于順安軍獲契丹陣圖授三班借職後數年為隰州兵馬監押捕盜于青灰山殺獲甚衆高平蠻叛徙湖北都巡檢使兼制置南路以南方暑濕弓弩不利别創小矢激三百步中輒洞穿蠻遂駭散歲中遷慶州沿邊都巡

檢使時金湯李欽白豹神木馬兒髙羅䟦臧三族尤悍難制振募降羌啗以利令相攻破十餘堡欽等詣振自歸振為置酒先釂取細仗圍財數分植百步外共射欽等百發不中振十矢皆貫欽等皆驚誓不復敢犯明年涇原屬羌胡薩逋歌等叛鈐轄王懷信以兵數千屬振游奕屢捷從數十騎詣懷信遇賊十倍射殪數十餘悉退散數月賊數萬圍平遠砦都監趙士龍戰沒振出別道力戰抵砦奪取水泉率敢死士破圍賊走追斬數千級徙涇原都監歷知順安保安廣信軍霸州改京東都大提舉捉賊明年知環州累

遷象州防禦使元昊將反為金銀冠珮隱飾甲騎遺屬羌振潛以金帛誘取之以破其勢得冠珮銀鞍三千甲騎數百告隣部俾以環為法不聽於是東羌金明萬劉諸族勝兵數萬悉為賊所有及劉平等皆敗唯環慶無患自本路馬步軍副總管權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鄜延路副都總管知延州代范雍尋改捧日天武四廂振謂將吏曰今賊以我夷傷必乘勝以進勢宜固守尚慮諸城不能皆如吾謀苟延州弗支則陝西未可測此天下安危之幾也未幾賊寇塞門砦振有兵幾八千按甲不動砦中兵纔千人屢告急

被圍五月才遣百餘人赴之砦遂陷砦主高延德監押王繼元皆沒于賊振坐擁兵不救爲都轉運使龐籍所奏貶白州團練使知絳州未行會延德繼元家復訴於朝敕御史方偕就劾振法當斬再貶太子左清道率府率潭州安置踰年復右武衛將軍惠州團練使并代路兵馬鈐轄就遷副總管祁州團練使元昊既破豐州將襲近砦振率鈐轄張亢麥允言出麟州深栢堰擊破之兼領嵐憲六州軍事河外饑振設法通砦外商得米數十萬斛軍民以濟進博州防禦使改解州致仕復起為左神武軍大將軍卒振剛强自負

有武力便弓馬喜謀畫輕財尚氣衆樂為用子珣瑜
皆工騎射珣年十六仁宗召試便殿授三班借職景
祐中有言珣藝益進且習書史復召見閱武伎又試
策略于中書條對數千言自殿直進閤門祇候未幾
除濠州兵馬都監初珣隨父在西邊訪得五路徼外
形勝利害作聚米圖經五卷詔取其書并召珣至又
上五陣圖兵事十餘篇帝給步騎使按陣既成臨觀
之陳執中招討陝西薦為緣邊巡檢使呂夷簡宋庠
為奏曰用兵以來策士之言以萬計無如珣者即擢
通事舍人招討都監珣自以年少新進辭都監授兵

四百九个

萬人御賜鎧仗令自擇偏裨叅佐居涇原兼治籠竿
城麻氊党留百餘帳處近塞為暴珣白府引兵二萬
自靜邊歷揆吳抵木寧襲賊俘獲數千計靜邊將劉
滬殿後為賊所掩珣登陂望見從騎數百復入拔滬
之衆以出士皆歎服瞎氊居龕谷無所屬珣與書招
之遺以綈綿瞎氊聽命改本路都監詔追入朝將行
適元昊大入府椽留珣會葛懷敏於瓦亭懷敏已屯
吳本中删
五谷口西至馬欄城聞夏人從軍新壕外議欲質明
掩襲珣謂懷敏曰敵遠来衆倍鋒銳莫若依馬欄城
布柵以扼其路守鎮戎城以便餉道俟其衰擊之必

必勝之道也不然必為賊所屠懷敏不聽兵遂逼鎮戎城越界壕抵定川未及陣夏人引鐵騎来扼珣居陣西北瑜亦在軍中戰甚力東壁兵輙潰中軍大擾珣擁刀斧手前鬬夏衆稍却我軍復陣懷敏詰朝退走就食鎮戎俄夏騎四合珣被擒瑜以身免珣美風儀性勁特好學恂恂類儒者既沒人多惜之贈莫州刺史後卒賊中瑜弟璞亦知名

張忠字聖毗開封人先世業農忠慷慨不事生産初隷禁軍累遷龍神衛左第二軍指揮使仁宗即位遷天武左第三指揮使融州刺史改天武右廂指揮使

潮州團練使未幾真拜齊州團練使權知滄州本路鈐轄楊懷敏以忠御下急因奏對言之徙澶州總管會河決商胡詔留戍滿卒以助隄役輒群譟將劫庫兵為亂州將恐召忠議忠潛捕倡前者數人斬以徇明年以疾求醫京師卒

范恪字許國開封人初名全少隸軍籍於許州選入捧日軍又選為殿前指揮使歷行門龍旗直散原押班康定元年元昊數寇邊試武伎擢內殿崇班慶州北路都巡檢使與攻白豹城破之既還夏人遣騎襲其後恪設伏崖險敵半度邀擊之斬首四百級生獲

七十餘人以功遷內殿承制嘗會諸道兵攻十二盤
既咄當迷子砦中流矢督戰愈力視砲石中有火爨
者恪取號於衆曰賊矢石盡用竈下甓矣於是士卒
爭奮果先得城遷供備庫副使恪有弓勝一石七斗
其箭鏃如鏵名曰鏵弓又於羽間識其官稱姓氏凡
所發必中至一箭貫二人他日取蕉蒿砦歸恪獨殿
後爲數千騎所襲恪視矢箙止有二鏵即爲引滿之
勢賊遽卻嘗與總管杜惟序鈐轄高繼隆將兵分討
漢乞薛馬都嵬等三砦恪先破都嵬而繼隆圍薛馬
不能下恪馳往取之既又援惟序下漢乞砦改左騏

驥副使虜犯大順城諸將皆閉城自守恪率兵一千餘戰克之改宮苑副使環慶路兵馬都監因特召見仁宗謂曰適有邊奏賊犯高平軍劉璠堡可乘驛亟往遂遷禮賓使榮州刺史環慶路鈐轄手詔令趣范仲淹麾下起兵赴援恪晝夜兼行比至平凉賊已解頃之還洛苑使權秦鳳路兵馬總管恪驍勇善射臨難敢前故數有戰功自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累遷至侍衛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歷坊州刺史解州防禦宣州觀察使保信軍節度觀察留後以疾出為永興軍路副都總管數月卒贈昭化軍節度使

馬懷德字得之開封祥符人父玉東頭供奉官言懷德可試引弓擊劒角觝補三班奉職為延州南安砦主東路巡檢數以少擊西賊敗其衆范仲淹知延州脩青澗城奏懷德為兵馬監押以所部兵入賊境破遮鹿要冊二砦親射殺其酋狗兒廂主遷左班殿直又率蕃漢燒蕩賊海溝茶山龍栢安化十七砦三百餘帳斬首數百級虜馬駝牛羊萬數遷右侍禁以范仲淹韓琦薦授閤門祗候延州廲籍入奏為東路都巡檢使夷黑神厥保等十八砦賊以四萬騎犯邊趨僕射谷懷德以兵數千擾谷旁髙原待之斬首二百

級得畜產器械以千數遷內殿崇班又以兵脩龍安城虜不敢犯遂為鄜延路都監又城綏平破賊青化押班吃當三砦殺獲甚眾元昊為夏國主命國子博士高良夫與懷德會西人畫界罷籍具論其前後功遷供備庫副使兼閤門通事舍人時用兵久民多亡散懷德招輯有方經略使梁適奏請推其法諸路歷知保安軍環州環慶益利路鈐轄累遷至四方館使舒州團練使徙鄜延路副都總管坐違法賂宦官閣士良為安撫呂景初奏降四方館使英州刺史大名府路總管侍衛親軍步軍都虞候象州防禦使鄜延

路副都總管遷馬軍都虞候徙環慶路環州蕃官蘇恩以其屬叛徙降之又遷殿前都虞候步軍副指揮使隨州觀察使英宗即位遷靜難軍節度觀察留後召還卒贈安遠軍節度使嘗因戰流矢中其頰鏃入於骨以弩弦繫鏃發機而出之

安俊字智周其先太原人祖贇高州團練使仁宗為皇太子俊以將家子謹厚選為資善堂祗候及即位補右班殿直累遷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為環州都監破趙元昊吃𠯿井那等諸砦安撫使韓琦上其功遷內殿崇班環慶路都監徙涇原契丹欲渝盟與狄

青苑恪同召至京師將使備北邊擢內園副使翌日改禮賓使會葛懷敏敗命為秦鳳路鈐轄復徙涇原因條上禦戎十三事改原州徙麟州遷六宅使貴州刺史知忻州徙代州為帥臣誣奏降京東路鈐轄富弼知青州為之辨理真除虢州刺史徙高陽關路又遷原州刺史知滄涇冀三州秦州築古渭城蕃部大擾徙秦鳳路總管歷龍神衛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果州團練使環慶路副總管遷侍衛步軍都虞候陵州防禦使卒贈陶州觀察使俊久在邊羌人識之環州得俘虜知州种世衡問之曰若屬於吾將孰畏

曰畏安大保指俊于坐曰此長髯將軍是也
向寶鎮戎軍人為御前忠佐換禮賓使涇原秦鳳鈐
轄積勞自皇城使帶御器械歷真定鄜延副總管遷
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嘉州團練使卒寶善騎射年
十四與敵戰斬首二級及壯以勇聞有虎踞五原早
邪州東西百里斷人跡寶一矢殪之道過潼關巨盜
郭邈山多載關中金帛子女寶射走之盡得其所掠
嘗至太原與適射弩再中的授寶矢射之四發三中
適曰今之飛將也神宗稱其勇以比薛仁貴及死厚
恤其家

論曰蔚昭敏高化周美盖皆有功於邊鄙者化在蜀州取軍中精材以塞水患又能平反寃獄脫人於死盖武人之知民事者美敗夏人焚族部城堡砦未嘗擇便利而所向輙勝所得祿賜悉分與麾下士亦樂為之用推古良將何以加此闍守忠慕郭進為人而慷慨自效起徒步至刺史其志亦豈小哉盖元劉謙馬懷德范恪皆經略西鄙數戰有功其初起自卒伍而能練習民事招輯散亡不獨一武夫而已趙振挽彊命中精曉兵機塞門之敗振擁兵不救何獨暗於此耶子珣年少習書史閱武技用兵以來人以為無

如珣者龍竿一戰西人奔走不暇從容而拔劉滬於死英風義烈何可少哉葛懷敏以不用珣計而取敗珣亦力戰而沒惜哉安俊向寶無多戰功夏人皆識其名而畏之張忠區區較之諸人未可同日語也

列傳卷第八十二

列傳卷第八十三　宋史三百二十四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奉

修

石普　張孜　許懷德　李允則

張亢兄奎　劉文質子渙滬　趙滋

石普其先幽州人自言唐河中節度雄之後徙居太原祖全事周為鐵騎軍使父通事太宗於晉邸普十歲給事邸中以謹信見親補寄班祗候再遷東頭供奉官賊邢㝷驢賈秃指數百人寇掠永興諸縣命普督兵往捕悉獲之遷內殿崇班帶御器械李順叛普

為西川行營先鋒與韓守英馬知節誅斬之遷西京作坊使欽州刺史順餘黨復寇邛蜀偽稱邛南王又為西川都提舉捉賊使時蜀民疑不自安多欲為盜者普因馳入對面陳蜀亂由賦斂苛急農民失業宜稍蠲減之使自為生則不討而自平矣帝許之普即日還蜀揭牓諭之莫不悅服賊平賜白金三千兩襲衣金帶鞍勒馬累遷洛苑使富州團練使延州緣邊都巡檢使羌酋乜羽內寇普追殺之從真宗幸大名會王均叛以為川峽路招安巡檢使佐雷有終率諸將進討至天田鎮賊出拒戰普領前陣力擊破之賊退

保益州王師圍城數月不下普繕車砲又爲地道攻城城破均夜半突圍由南門遁普引兵追擊于富順監均自殺餘黨皆平還冀州團練使賜黃金三百兩白金三千兩故事正任不兼帶御器械帝特以命普契丹犯邊爲保州兵馬鈐轄北面行營押策先鋒與契丹戰廉良城又戰長城口獲俘馘器甲甚衆徙定州路副都總管靈州失守益兵備關中徙永興軍副都總管時軍制疎略凡號令進退及呼召將佐會合別屯皆遣人馳告普上請曰臣嘗將兵輒破一錢與別將各持半用相合爲信帝爲置傳信牌漆木長六

寸闊三寸腹背刻字而中分之置鑿枘令可合又穿
二竅容筆墨上施紙札每臨陣則分持或傳令則書
其言繫軍令之頸至彼為合契又獻禦戎圖請設塹
以陷敵馬并上所置戰械甚衆徙為莫州總管初契
丹南侵敗我兵于望都旣而諜者言復欲大入寇帝
自畫軍事以手詔示輔臣曰鎮定高陽三路兵宜會
定州夾唐河為大陣立柵以守量寇遠近出軍俟敵
疲則先鋒出致師用騎卒居中環以步卒接短兵而
已無遠離隊伍又分兵出三路以六千騎屯威虜軍
魏能白守素張銳領之五千騎屯保州楊延昭張禧

李懷忠領之五千騎屯北平塞田敏楊凝石延福領之以當賊鋒始至勿輕鬬待其氣衰背城以戰若南越保州與大軍遇則令威虜之師與延昭會使腹背受敵若不攻定州縱軼南侵則復會北平田敏合勢入契丹界邀其輜重令雄霸破虜已來互為聲援又命孫全照王德鈞裴自榮將兵八千屯寧邊軍李重貴趙守倫張繼旻將兵五千屯邢州扼東西路契丹將遁則令定州大軍與三路騎兵會擊之令魯統軍一萬于莫州盧文壽王守俊監之敵騎北去則西趨順軍襲擊斷西山之路如河冰已合敵由東路則劉

用劉漢凝田思明以兵五千會普全照爲掎角仍命石保吉將萬兵鎮大名以張軍勢績圖以授諸將後數月勑輔臣曰北邊已屯大兵而邊奏至敵未有釁且聚軍虛費民力何以給之宜有制畫以爲控遏且靜戎順安軍界先開營田河道可以扼黑盧口三臺小李路亦可通漕運至邊宜乘此用衆浚治使及軍城彼或撓吾役即合兵擊之李沆等曰設險以制敵守邊之利也遂詔內侍閻文慶與靜戎順安知軍事王能馬濟督其事而徙普屯順安之西與威虜魏能保州楊延昭北平田敏爲掎角內侍馮仁俊掌御劒

于莫州與普不叶帝曰勿窮治以驕將帥第召仁儉
還又令普率所部屯乾寧軍復遷普冀州團練使徙
本州總管車駕幸澶淵時王繼忠已陷契丹契丹欲
請和因繼忠遣人持信箭為書遺普且通密表事平
遷容州觀察使向敏中為鄜延路都總管以普副之
趙德明納款詔降制命普言不宜授以押蕃落使使
之總制屬羌則強橫不可制矣乃止兼管內蕃落使
未幾徙并代路給公使錢二千五百緡普援例歲給
錢三千緡樞密院言無此例又言李漢超守河朔時
歲給以萬計今并代屯軍多不足以犒軍帝不納改

桂州觀察使鎮州路總管遷保平軍節度觀察留後赴本鎮帝祀汾陰還至陝西晉請駐蹕城中因賜詩令扈從至西京拜河西軍節度使知河陽從許州築大流堰引河通漕京師上軍儀條目二卷用將機宜要訣二圖時方崇尚符瑞而晉請罷天下醮設歲可省緡錢七十餘萬以贍國用繇是忤帝意大中祥符九年上言九月下旬日食者三又言商賈自秦州來言唃廝囉欲陰報曹瑋請以臣所獻陣圖付瑋可使瑋必勝帝以晉言踰分而樞密使王欽若言晉欲以邊事動朝廷帝怒命知雜御史呂夷簡劾之獄具集

百官參驗九月下旬日不食坐普私藏天文下百官
雜議罪當死議以官當詔除名貶賀州遣使縶送流
所帝謂輔臣曰普出微賤性輕躁干求不已旣懵文
藝而假手撰述以揣摩時事聞在縶所思其幼子時
時泣下可聽挈家以行甫至賀州授太子左清道率
府副率房州安置增房州屯兵百人護守稍復爲左
千牛衛將軍其妻表求普領小郡遷左領軍衛大將
軍仁宗即位徙安州遷左屯衛大將軍徙蔡州坐失
保任降本衞將軍歷遷左千牛左領軍衛大將軍起
知信陽軍徙光州以私用孔子廟錢貶太子左監門

率府副率滁州安置以左衛將軍分司西京給官第居蔡州遷大將軍卒普倜儻有膽略凡預討伐聞敵所在即馳赴之兩平蜀盜大小數十戰摧鋒與賊角衆推其勇頗通兵書陰陽六甲星曆推步之術太宗嘗曰普性剛鷙與諸將少合然藉其善戰每虜遇之後以罪廢每太宗忌日必盡室詣佛寺齋薦率以為常

張孜開封人母徽時生孜後入宮乳悼獻太子孜方在襁褓真宗以付內侍張景宗曰此兒貌厚汝謹視之景宗遂養以為子蔭補三班奉職給事春坊司轉

殿直皇太子即位遷供奉官閤門祇候為陳州兵馬都監築堤衮家曲捍水陳以無患五遷至供備庫使領恩州團練使真定路兵馬鈐轄歷知莫貝瀛三州轉運使張昷之奏罷異貝驍捷軍士上關銀鞵錢事下孜議孜言此界河策先鋒兵有戰必先登故平時賜予異諸軍不可罷昷之猶執不已遂奏罷保州雲翼別給錢糧軍怨果叛契丹欲背盟富弼往使命孜為副議論雖出弼然孜亦安重習事以勞遷西上閤門使知瀛州拜單州團練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并代副總管河東更鐵錢法人情疑貳兵相率扣府

欲訴閉門不納是日幾亂孜策馬從數卒往諭之皆
散還營遷濟州防禦使侍衛馬軍都虞候又遷殿前
都虞候加桂州管內觀察使遷侍衛步軍副都指揮使
虎翼兵教不中程指揮使問狀屈强不肯對乗夜十
餘人大譟趣往將害人孜禽首惡斬之然後聞遷昭
信軍節度觀察留後馬軍副都指揮使孜長於宫禁
中内外頗涉疑似言者請罷孜兵柄乃出為寧遠軍
節度使知潞州徙陳州仁宗以其無他復召為馬軍
副都指揮使御史中丞韓絳又言孜不當典兵而宰
相富弼薦引之請黜弼弼引咎求罷政事諫官御史

皆言進擬不自彌縫家居待罪曰不敢復稱御史矣坐此謫知蔡州而孜尋以罪罷知曹州卒贈太尉謚勤惠孜初名茂實避英宗舊名改孜云

許懷德字師古開封祥符人父均磁州團練使懷德長六尺餘善騎射擊刺少以父任為東西班殿侍累擢至殿前指揮使左班都虞候元昊寇邊選為儀州刺史鄜延路兵馬鈐轄遷副總管夏人三萬騎圍承平砦懷德時在城中率勁兵千餘人突圍破之夏人復陣有出陣前據鞍嫚駡者懷德引弓一發而踣敵乃去屠金明縣復進圍延州懷德遽還夜遣裨將以

步騎千餘人出不意擊之斬首二百級遂解延州還鳳州團練使專領延州東路菱村一帶公事從秦鳳路未行坐夏人破塞門砦不赴援降寧州刺史頃之擢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陵州團練使本路副都總管遷康州防禦使又坐當出討賊逗留不進所部兵夫棄隨軍芻糧更赦徙秦鳳路副都總管改捧日天武四廂又以賊侵掠屬羌亡十餘帳徙永興軍又徙高陽關幷代路歷殿前都虞候遂州觀察使侍衛親軍馬軍副都指揮使武信軍節度觀察留後殿前副都指揮使寧遠軍節度使會從妹亡無子懷德欲冒

有其田事覺罷管軍知亳州徙徐州歲餘復為殿前副都指揮使祀明堂進都指揮使更保寧進雄二節度年八十猶生子筋力過人在宿衛十四年數乞身帝不許懷德曰臣年過矣倘為御史所彈且不得善罷即詔為減數歲卒贈侍中謚榮毅懷德自初擢守邊連以畏懦被謫已而與功臣並進典軍及坐請託得罪去而復還時遭承平保寵終祿故事節度使移鎮加恩皆別上表再辭每降批答遣內侍齎賜必有所遺懷德以祫享加恩既又移鎮乃共為一表以辭翰林學士歐陽脩劾其慢朝命詔以脩章示之懷德謝

罷而已不復別進表其鄙吝如此

李允則字垂範濟州團練使謙溥子也少以材略聞蔭補衙內指揮使改左班殿直太平興國七年幽薊還師始置榷場于靜戎軍允則典其事還使河東路決繫囚原治逋欠又使荊湖察官吏與轉運使檢視錢帛器甲刑獄遂擢閤門祗候濬治京師諸河朔水門鄭州水磑西川賊劉旰平上官正議脩城未決命允則與王承衎閤承翰往視還言西川以無城難守宜如正議又言兵分則緩急不爲用請併屯要害以便餽餉高溪州蠻田彥伊入寇遣詣辰州與轉運使

張素荆南劉昌言計事允則以蠻徼不足加兵悉招輯之累遷供備庫副使知潭州將行真宗謂曰朕在南衙畢士安嘗道卿家世今以湖南屬卿初馬氏暴斂州人出絹謂之地稅潘美定湖南計屋輸絹謂之屋稅營田戶給牛歲輸米四斛牛死猶輸謂之枯骨稅民輸茶初以九斤為一大斤後益至三十五斤允則請除三稅茶以十三斤半為定制民皆便之湖湘多山田可以藝粟而民惰不耕乃下令月所給馬芻皆輸本色繇是山田悉墾湖南饑欲發官廩先賑而後奏轉運使執不可允則曰須報踰月則饑者無及

四百念八字

矣明年荐饑復欲先賑轉運使又執不可允則請以家貲為質乃得發廩賤糶因募饑民堪役者隸軍籍得萬人轉運使請發所募兵禦邵州蠻允則曰今蠻不擾無名益戍是長邊患也且兵皆新募饑瘠未任出戍乃奏罷之陳堯叟安撫湖南民列允則治狀請留堯叟以聞召還連對三日帝曰畢士安不謬知人者遷洛苑副使知滄州允則巡視州境濬浮陽湖葺營壘官舍間穿井未幾契丹來攻老幼皆入保而水不乏斷冰代砲契丹遂解去真宗復召謂曰頃有言卿濬井葺屋為勞民者及契丹至始見善為備也轉

西上閤門副使鎮定高陽三路行營兵馬都監押大
陣東面請對自陳武藝非所長不可以當邊劇帝曰
卿為我運籌策不必當矢石也賜白金二千兩副以
幃幄什器凡下諸路宣勅必先屬允則省而後行及
王超敗人心震摇允則勸超衰經向師哭以解衆忿
真宗知允則始屢趣超進兵手詔褒厲契丹通好徙
知瀛州上言朝廷已許契丹和議但擇邊將謹誓約
有言和好非利者請一切斥去真宗曰兹朕意也遷
西上閤門副使何承矩為河北緣邊安撫提點榷場
及承矩疾詔自擇代乃請允則知雄州初禁榷場通

異物而邏者得所易珉玉帶允則曰此以我無用易彼有用也縱不治遷東上閤門使撰州刺史河北既罷兵允則治城壘不輟契丹主曰南朝尚脩城備得無違誓約乎其相張儉曰李雄州為安撫使其人長者不足疑既而有詔詰之允則奏曰初通好不即完治恐他日頹圯因此廢守邊患不可測也帝以為然城北舊有甕城允則欲合大城為一先建東嶽祠出黃金百兩為供器道以鼓吹居人爭獻金銀久之密自徹去聲言盜自北至遂下令捕盜三移文北界乃興版築揚言以護祠而卒就關城浚壕起月隄自此

甕城之人悉內城中始州民多以草覆屋允則取材
木西山大為倉廩營舍始教民陶瓦甓標里閈置廊
市邸舍水磑城上悉累甓下環以溝塹蒔麻植榆柳
廣闊承翰所脩屯田架石橋構亭榭列隄道以通安
肅廣信順安軍歲修禊事召界河戰棹為競渡縱北
人遊觀潛寓水戰州北舊多設陷馬阬城上起樓為
斥堠望十里自罷兵人莫敢登允則曰南北既講和
矣安用此為命徹樓夷阬為諸軍蔬圃浚井疏洫列
畦隴築短垣縱橫其中植以荊棘而其地益阻隘因
治坊巷從浮圖北原上州民旦夕登望三十里下令

安撫司所治境有隙地悉種榆久之榆滿塞下顧謂僚佐曰此步兵之地不利騎戰豈獨資屋材耶上元舊不燃燈允則結綵山聚優樂使民夜縱遊明日偵知北酋欲間入城中觀允則與同僚伺郊外果有紫衣人至遂與俱入傳舍不交一言出奴女羅侍左右劇飲而罷且置其所乘騾廡下使遁去即幽州統軍也後數日爲契丹所誅嘗宴軍中而甲仗庫火允則作樂行酒不輟副使請救不答少頃火熄命悉瘞所焚物密遣吏持檄瀛州以茗籠運器甲不浹旬兵數已完人無知者樞密院請劾不救火狀真宗曰允則必

有謂姑詰之對曰兵械所蔵儆火甚嚴方宴而焚必
姦人所為舍宴而救事或不測又得諜釋縛厚遇之
諜言燕京大王遣来因出所刺縁邊金穀兵馬之數
允則曰若所得謬矣呼主吏按籍書實數與之諜請
加緘印因厚賜以金縱還未幾諜還至還所與數緘
印如故反出彼中兵馬財力地里委曲以為報 一日
民有訴為契丹民毆傷而遁者允則不治與傷者錢
二千衆以為怯逾月幽州以其事来詰答以無有蓋
他諜欲以毆人為質驗比得報以為妄乃殺諜雲翼
卒亡入契丹允則移文督還契丹報以不知所在允

則曰在某所契丹駭不敢隱即歸卒乃斬以徇歷四方館引進使高州團練使天禧二年以客省使知鎮州徙潞州仁宗即位領康州防禦使天聖六年卒允則不事威儀間或步出遇民有可語者延坐與語以是洞知人情訟至無大小面訊立斷善撫士卒皆得其用盜發輒獲人亦莫知所由身無兼衣食無重羞不畜資財在河北二十餘年事功最多其方略設施雖寓於遊觀亭傳間後人亦莫敢隳至於國信往來費用儀式多所裁定晚年居京師有自契丹亡歸者皆命舍允則家允則死始寓樞密院大程官營

字四百令五个

張亢字公壽自言後唐河南尹全義七世孫家于臨濮少豪邁有奇節事兄奎甚謹進士及第為廣安軍判官應天府推官治白沙石梁二渠民無水患改大理寺丞僉書西京判官事通判鎮戎軍上言趙德明死其子元昊喜誅殺勢必難制宜亟防邊因論西北攻守之計章數十上仁宗欲用之會丁毋憂既而契丹聚兵幽涿間河北增備遂起為知安肅軍因入對曰契丹歲享金帛甚厚今其主孱而歲歉懼中國見伐特張言耳非其實也萬一倍約臣請擐甲為諸軍先元昊反為涇原路兵馬鈐轄知渭州累遷

右騏驥使忠州刺史徙鄜延路知鄜州上疏曰舊制諸路總管鈐轄都監各不過三兩員餘官雖高止不過一路總管鈐轄不預本路事今每路多至十四五員少亦不減十員皆兼本路分事不相統制凡有論議互報不同按唐總管統軍都統處置制置使各有副貳國朝亦有經略排陣使請約故事別置使名每路軍馬事止以三兩員領之又涇原一路自總管鈐轄都監巡檢及城砦所部六十餘所兵多者數千人少者才千人兵勢既分不足以當大敵若敵以萬人為二十隊多張聲勢以綴我軍後以三五萬人大入

奔突則何以支又比来主将與軍伍移易不定人馬
強弱配屬未均今涇原正兵五萬弓箭手二萬鄜延
正兵不減六七萬若能預為團結明定節制迭為應
援以逸待勞則烏合饑餒之衆豈能窺我淺深乎請
下韓琦范仲淹分按逐路以馬步軍八千巳上至萬
人擇才位兼髙者為總領其下分為三將一為前鋒
一為策前鋒一為後陣每将以使臣忠佐三兩人分
屯要害之地敵小入則一将出大入則大将出又量
敵數多少使鄰路出兵應接此所謂常山蛇勢也今
萬人巳上為一大将一路又有主帥延州領三大将

鄜州一大將保安軍及西路廵檢德靖砦共為一大將則鄜延路兵五萬人矣原渭州鎮戎軍各一大將渭州山外及瓦亭各一大將則涇原路五萬人矣弓箭手熟戶不在馬昨延州之敗盖由諸將自守不相應援請令邊臣預定其法敵寇某所則某將為先鋒某將出某所為奇兵某將出某所為聲援某城砦相近出敢戰死士某所設覆都同廵檢則各扼要害又令鄰路取某路出應仍潛用旗幟為號昨劉平救延州前鋒陷賊者巳二千騎平猶不知趙瑜部馬軍間道先進而趙振與王逵趨塞門至髙頭平路白馬報敵

張青蓋駐山東振麾兵掩襲乃瑜也臣在山外策應未嘗用本指揮旗號自以五行支干別為引旗若甲子日本軍相遇則先見者張青旗後見者以緋旗應之此是干相生其干相尅及支相生尅亦如之盖兵馬出入晝則百步之外不能相知若不預為之號必誤軍事國家承平日久失於訓練今每指揮藝精者不過百餘人餘皆瘦弱不可用且官軍所恃者步軍與強弩爾臣知渭州日見廣勇軍彍弩者三百五十人引一石二斗者僅百人餘僅及七八斗正欲閱習時易為力爾臣以跳鐙弩試皆不能張閱習十餘日裁

得百餘人又教以小坐法亦十餘日又教以帶甲小坐法五十餘日始能服熟若安前弊以應新敵其有必勝之理乎又兵官務張邊事以媒進邀賞劉平之敗正繇貪功輕進鎮戎軍最近賊境每報賊騎至不問多寡凡主兵者皆出至邊壕則賊已去矣蓋權均勢埒各不相下若不出則恐得怯懦之罪且諸路騎兵不能馳險計其芻粟一馬之費可養步軍五人馬高不及格宜悉還坊監止留十之三餘以步兵代之又比來禁衛隊長繇年勞換前班者或為諸司使副白丁試武技亦命以官而諸路弓箭手生長邊陲父

祖效命累世捍賊乃無進擢之路何以激勸邊民竊
聞大帥議五路進師且用兵以來屢出無功若一旦
深入臣切以為未可也山界諸州城砦距邊止二三
百里夏兵器甲雖精利其鬬戰不及山界部族而財
糧又盡出山界若十月後令諸將分番出界使夏人
不得耕牧然後出步兵負十日糧人日給米一升馬
日給粟四升草五分賊界有草地以半資放牧亦可
減輓運之半王師既行使嗃厮囉及九姓田紇分制
其後必蕩覆巢穴又言陝西民調發之苦數倍常歲
宜一切權罷令安撫司與逐州長吏減省他役顧應

邊須及選殿侍軍將各三十人以馳驛各二百留其半河中以運鄜延保安軍軍須其半留乾州或永興軍以運環慶原渭鎮戎軍軍須分一轉運使專董其事又鄜州四路半當衝要嘗以閑慢路遞鋪兵卒之半貼衝要二路驛百人每三人挽小車載二百五十斤至三百斤若團併蕃運邊計亦未至失備而民力可以寬矣初充請乘驛入對詔令手疏上之後多施用進西上閤門使改都鈐轄屯延州又奏邊機軍政措置失宜者十事言王師每出不利豈非節制不立號令不明訓練不至器械不精或中敵詭計或自我

貪功或左右前後自不相救或進退出入未知其便或兵多而不能用或兵少而不能避或為持權者所逼或因懦將所牽或人馬困飢而不能奮或山川險阻而不能通此皆將不知兵之弊也未聞深究致敗之由而為之措置徒益兵馬未見勝術一也去春敵至延州諸路發援兵而河東秦鳳各踰千里涇原環慶不減十程去秋賊出鎮戎遠自鄜延發兵千里遠鬬銳氣已衰如賊已退乃是空勞師徒異時更寇別路必又如此是謂不戰而自弊二也今鄜延副都總管許懷德兼管勾環慶軍馬環慶副總管王仲寶復

兼鄜延其涇原秦鳳總管等亦兼鄜路雖令互相策應然環州至延州十四五驛涇赴亦不下十驛涇原至秦鳳千里若發兵互援而山路險惡人馬之力已竭三也四路軍馬各不下五六萬朝廷罄力供億而邊臣但言兵少每路欲更增十萬人亦未見功效且兵無節制一弊無奇正二弊無應援三弊主將不一四弊兵分勢弱五弊有此五弊如驅市人而戰雖有百萬亦無益於事四也古人教習須三年而後成今之用兵已三年矣將帥之材孰賢孰愚攻守之術孰得孰失累年敗衄而居邊要者未知何謀使更數年

未罷兵國用民力何以克堪若因之以饑饉加之以他寇則安危之策未知如何五也今言邊事者甚衆朝廷或即奏可或再詳究以聞或付有司前條方行後令即變胥史有鈔錄之勞官吏無商略之暇邊防軍政一無定制六也夏竦陳執中皆朝廷大臣凡有邊事當付之不疑今但主文書守詔令每有宣命則翻錄行下如諸處申稟則令候朝旨如是則何必以大臣主事七也前河北用兵減冗官以省費今陝西日以增員如制置青白鹽使副招撫蕃部使臣十餘員所占兵士千餘人請給歲約萬緡復有都大提舉馬

鋪器甲之類諸州並募克敵致勝保捷廣銳宣毅等兵久未曾團結訓練但費軍廩無益邊備八也今軍有手藝者管兵之官每一指揮抽占三之一如延州諸將不出即有兵二萬除五千守城之外其餘止一萬五千若有警急三日內不能團集況四十里外便是敵境一有奔突何以備之九也陝西教集鄉兵共十餘萬人市井無賴名掛尺籍必簿田夫豈無姦盜雜於其中苟無措置他日為患不細十也既而復請面陳利害不報會元昊益熾以兵圍河外康德輿無守禦才屬戶豪乜囉叛去導夏人自後河川襲府州

兵至近道纔覺而番漢民被殺掠已衆攻城不能下
引兵屯琉璃堡縱遊騎鈔麟府間二州閉壁不出民
乏飲黄金一兩易水一桮時豐州已爲夏人所破麟
府勢孤朝廷議棄河外守保德軍未果徙亢爲并代
都鈐轄管勾麟府軍馬事單騎叩城出所授敕示城
上門啓既入即縱民出采薪芻汲澗谷然夏人猶時
出鈔掠亢以州東焦山有石炭穴爲築東勝堡下城
旁有蔬畦爲築金城堡州北沙坑有水泉爲築安定
堡置兵守之募人穫于外腰鎌與衛送者均得其時
禁兵皆敗北無鬭志乃募役兵敢戰者夜伏隘道邀

擊夏人遊騎比明有持首級來獻者亢以錦袍賜之禁兵始慚奮曰我顧不若彼乎又縱使飲傅方窘乏幸利咸願一戰亢知可用始謀擊琉璃堡使諜伏敵砦旁草中見老羌方炙羊髀占吉凶驚曰明當有急兵且趣避之皆笑曰漢兒皆藏頭膝間何敢亢知無備夜引兵襲擊大破之夏人棄堡去乃築宣威砦于步馳捍寇路時麟州餽路猶未通勑亢自護賞物送麟州敵既不得鈔遂以兵數萬趨栢子砦邀亢所將才三千人亢激怒之曰若等已陷死地前鬭則生不然為賊所屠無餘也士皆感厲會天大風順風擊

之斬首六百餘級相蹂踐赴崖谷死者不可勝計奪
馬千餘匹乃脩建寧砦夏人數出爭遂戰于兜毛川
亢自抗以大陣而使驍將孫咼伏短兵强弩數千于
山後亢以萬勝軍皆京師新募市井無頼子弟罷耎
不能戰敵目曰東軍素易之而怯虎翼軍勇悍亢陰
易其旗以誤敵敵果趣東軍而值虎翼卒搏戰良久
伏發敵大潰斬首二千級不踰月築清塞百勝中候
建寧鎮川五堡麟府之路始通亢復奏令所通特一
徑爾請更增並邉諸柵以相維持則可以廣田牧壯
河外之勢議未下會契丹欲渝盟領果州團練使知

瀛州葛懷敏敗還四方館使涇原路經略安撫招討使知渭州亢聞詔即行及至敵已去鄭戩統四路亢與議不合遷引進使徙并代副都總管御史梁堅劾亢出庫銀給牙吏往成都市易以利自入奪引進使為本路鈐轄及夏人與契丹戰河外復引進使副都總管知代州兼河東沿邊安撫事范仲淹宣撫河東復奏亢前所增廣堡砦宜使就總其事詔既下明鎬以為不可屢牒止之亢曰受詔置堡砦豈可得經略牒而止耶坐違節度死所甘心堡砦必為也每得牒置案上督役愈急及堡成乃發封自劾朝廷置不問

蕃漢歸者數千戶歲減戍兵萬人河外遂為幷汾屏
蔽復知瀛州因言州小而人衆緩急無所容若廣東
南關則民居皆在城中夏竦前在陝西惡亢不附已
特沮其役然卒城之加領眉州防禦使復為涇原路
總管知渭州會給郊賞州庫物良而估賤三司所給
物下而估高亢命均其直以便軍入轉運使奏亢擅
減三司所估會竦為樞密使奪防禦使降知磁州御
史宋禧繼言亢嘗以庫銀市易復奪引進使為右領
衛大將軍知壽州後陝西轉運使言亢所易庫銀非
自入者改將作監知和州坐失舉徙鈞州久之復為

引進使果州團練使又復眉州防禦使真定府路副都總管遷客省使以足疾知衛州徙懷州坐與鄰郡守議河事會境上經夕而還降曹州鈐轄改河陽總管以疾辭為秘書監未幾復客省使眉州防禦使徐州總管卒亢好施輕財凡燕犒餽遺類皆過厚至遣人貿易助其費猶不足以此人樂為之用同學生為吏部亢憐其老薦為縣令後既為所累出筠州還所薦者復求濟亢又贈金帛終不以屑意馭軍嚴明所至有風跡民圖像祠之

奎字仲野先亢中進士歷弁秀州推官監衢州酒徐

生者毆人至死繫婺州獄再問輒言冤轉運使命奎
復洽奎視因籍印窾偽深探之乃獄吏竄易卒釋徐
生抵吏罪衆驚伏同時薦者三十九人改大理寺丞
知合淝縣徙南充縣以殿中丞通判瀘州罷歸會秦
州鹽課虧緡錢數十萬事連十一州詔奎往按還奏
三司發鈔稽緩非諸州罪因言鹽法所以足軍費非
仁政所宜行若不得已令商人轉貿流通獨關市收
其征上下皆利孰與設重禁壅閼之為民病於是悉
除所負未幾知江州徙楚州遷太常博士召為殿中
侍御史知渭州徙邢州母病輒割股肉和藥以進母

遂愈其後母卒廬于墓自負土植松栢服終授度支判官出為京東轉運使以侍御史為河東轉運使進刑部員外郎知御史雜事安撫京東募民充軍凡十二萬奏州縣吏能否數十人還為戸部副使及分陝西為四路擢天章閣待制環慶路經略安撫招討使知慶州以父名餘慶辭不許歷陜西都轉運使知永興軍河東都轉運使加龍圖閣直學士知澶青徐揚等州再遷吏部郎中時李宥知江寧府府廨盡焚諫官言金陵始封之地守臣視火不謹宜擇才臣繕治之遷右諫議大夫知江寧府奎簡材料工一循舊制不

踰時復完還判吏部流內銓從審官院知河南府河南宮闕歲久頗摧圯奎大加興葺又按唐街陌分牓諸坊初全義守洛四十年洛人德之有生祠及見奎儀觀曰真齊王孫也因復興齊王祠歲餘以能政聞遷給事中歸朝京東盜起加樞密直學士知鄆州數月捕諸盜悉平奎治身有法度風力精強所至有治跡吏不敢欺第傷苛細亢豪放喜功名不事小謹兄弟所為不同如此然皆知名一時子壽龍圖閣直學士

劉文質字士彬保州保塞人簡穆皇后從孫也父審

三百九十字

琦虎牢關使從討李重進戰死文質幼從母入禁中太宗授以左班殿直遷西頭供奉官寄班祗候帝頗親信之數訪以外事嘗謂内侍竇神興曰文質朕之近親又忠謹其賜白金百斤出為兩浙走馬承受公事擢西京左藏庫副使岢嵐軍使賜金帶名馬徙知麟州改麟府濁輪砦兵馬鈐轄擊蕃酋萬保移走之越河破契丹拔黃太尉砦殺獲萬計賜錦袍金帶徙知慶州李繼遷入寇文質將出兵而官吏不敢發庫錢乃以私錢二百萬給軍士皆感奮遂大破賊徙涇州充麟州清遠軍都監又破敵于枝子平咸平中清遠軍

陷坐逗撓奪官雷州安置久之起為大子率府率杭州駐泊都監封泰山以内殿崇班為青齊淄濰州巡檢進禮賓副使石隰緣邊同都巡檢使徙秦州鈐轄建小落門砦親率士版築會李濬知秦州因就賜白金五百兩天禧中知代州先是蕃部獲逃卒給絹二匹茶五斤卒皆論死時捕得百三十九人文質取二十九人以赦後論如法餘悉配隷他州再遷内園使知邠州數從曹瑋出戰築堡障復徙秦州鈐轄領連州刺史再知代州卒厚賻其家官子三人文質以簡穆親又父死事故前後賜予異諸將真宗嘗問保塞

之舊文質上宣祖太祖賜書五函仁宗亦以書賜之然性剛喜評刺短長於貴近無所避故不大顯子十六人渙滬皆知名

渙字仲章以父任爲將作監主簿監幷州倉天聖中章獻太后臨朝久渙謂天子年加長上書請還政后震怒將黥隸白州呂夷簡薛奎力諫得免仁宗親政擢爲右正言郭后廢渙與孔道輔范仲淹等伏閤爭之皆罰金會河東走馬承受奏渙頃官幷州與營妓游黜通判磁州尋知遼州夏人叛朝廷議遣使通河西唃氏渙請行間道走青唐諭以恩信唃氏大集庭

帳誓死扞邊遣騎護出境得其誓書與西州地圖以
獻加直昭文館遷陝西轉運使由工部郎中知滄州
改吉州刺史知保州州自戍卒叛後兵益驕渙至虎
翼軍謀舉城叛民大恐渙單騎徐叩營械首惡者歸
斬之一軍帖服徙登州益治刀魚船備海寇寇不敢
犯詔嘉奬之歷知邢恩冀涇澶五州恩承賊蹂踐後
渙經理繕葺有敘兵民犯法一切用重典威令大振
治平中河北地震民乏粟率賤賣耕牛以苟朝夕渙
在澶盡發公錢買之明年民無牛耕價增十倍渙復
出所市牛以元直與民澶民賴不失業歷秦鳳涇原

真定定州路總管四遷至鎮寧軍節度觀察留後熙寧中還為工部尚書致仕涣有才略尚氣不羈臨事無所避然銳於進取方開拓兆岷討安南涣既老猶露章請自效不報卒年八十一

滬字子濬頗知書傳深沉寡言有知略以蔭補三班奉職累遷右侍禁康定中為渭州瓦亭砦監押權靜邊砦擊破党留等族斬一驍將獲馬牛橐駞萬計時任福敗邊城晝閉居民畜產多為賊所掠滬獨開門納之遷左侍禁韓琦范仲淹薦授閤門祗候又破穆寧生氐西南去洛陽二百里中有城曰水洛川平土

沃又有水輪銀銅之利環城數萬帳漢民之逋逃者
歸之教其百工商賈自成完國曹瑋在秦州嘗經營
不能得滬進城章川收善田數百頃以益屯兵寖使
人說城主鐸廝那令內附會鄭戩行邊滬遂召鐸廝
那及其酋屬來獻結公水洛路羅甘地願為屬戶戩
即令滬將兵往受地既至而氐情中變聚兵數萬合
圍夜縱火呼嘯期盡殺官軍滬兵才千人前後數百
里無援滬堅卧因令晨炊緩食坐胡床指揮進退一
戰氐潰追奔至石門酋皆稽顙請服因盡驅其衆隸
麾下以通秦渭之路又敗臨洮氐于城下遷內殿崇

班戩以三將兵遣董士廉助築城功未半會戩罷四路招討使而涇原路尹洙以為不便令罷築且召滬不聽日增版趣役洙怒使狄青械滬士廉下獄氐衆驚收積聚殺吏民為亂朝廷遣魚周詢程戡往視氐衆詰周詢請以牛羊及丁壯助工役復以滬權水洛城砦主城成終以違本路安撫使節制黜一官為鎮戎軍西路都巡檢復內殿崇班瘍發首卒弟淵將以其柩東歸居人遮道號泣請留葬水洛立祠城隅歲時祀之經略司言得熟戶蕃官牛裝等狀願得滬子弟主其城乃命其弟淳為水洛城兵馬監押城中有

碑記滬事

趙滋字子深開封人父士隆天聖中以閤門祗候為邠寧環慶路都監戰沒錄滋三班奉職滋少果敢任氣有智略康定初以右侍禁選捕京西叛卒有功遷左侍禁後為涇原儀渭鎮戎軍都巡檢會渭州得勝砦主姚貴殺監押崔絢劫宣武神騎卒千餘人叛攻羊牧隆城滋馳至諭降八百餘人貴窮走出砦招討使令滋給賜降卒及遷補將吏滋以為如是是誘其為亂蔵其牒不用還為招討使所怒故賞弗行范仲淹韓琦經略陝西舉滋可將領得閤門祗候為鎮戎

軍西路都巡檢時京西軍賊張海久未伏誅命滋都大提舉陝西京西路捉賊數月賊平後為京東東路都巡檢富弼為安撫使舉再任登州乳山砦兵叛殺巡檢州將誅首惡數人不窮按滋承檄驗治馳入其壘次第推問得黨與百餘人付獄衆莫敢動在京東五年數獲盜不自言弼為言乃自東頭供奉官超授供備庫副使定州路駐泊都監嘗因給軍食同列言粟不善滋叱之曰爾欲以是怒衆邪使衆有一言當先斬爾以徇韓琦聞而壯之以為真將帥材及琦在河東又奏滋權并代路鈐轄改管勾河東經略司公

事建言代州寧化軍有地萬頃皆肥美可募人田作教戰射為堡砦人以為利累遷西上閤門副使歷知安肅軍保州滋强力精悍有吏能所至稱治會契丹民數違約乘小舟漁界河中吏憚生事累歲莫敢禁後又遣大舟十餘自海口運鹽入界河朝廷患之以滋可任徙知雄州滋戒巡兵舟至輒捕其人殺之輦其舟移文還涿州漁者遂絕契丹因使人以為言而知瀛州彭思永河北轉運使唐介燕度皆以滋生事請罷之朝廷更以為能擢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嘉州團練使遷天武捧日四廂都指揮使英宗即位領

端州防禦使步軍都虞候賜白金五百兩留再任未幾卒贈遂州觀察使滋在雄州六年契丹憚之契丹嘗大饑舊米出塞不得過三斗滋曰彼亦吾民也令出米無所禁邊人德之馭軍嚴戰卒舊不服役滋役之如廂兵莫敢有言繕治城壁樓櫓至於簿書米鹽皆有條法性尤廉謹月得公使酒不以入家然傲慢自譽此其短也

論曰石普曉暢軍事習知民庸然揣摩時政終以罪廢張孜雖稱持重跡其所長無足取者許懷德以愞不任事數遭貶斥其不及普遠矣劉文質以私錢給

軍且脫人於死仕雖偃蹇聲名俱章章矣渙以小官能抗疏母后輯暴弭姦則其餘事也滬水洛之戰從容退師滬之才略其最優者歟趙滋有吏能出米塞下以振契丹亦仁人之用心李允則在河北二十年設施方略不動聲氣契丹至以長者稱之張亢起儒生曉韜略琉璃堡兎毛川之捷良快人意區區書生功名如此何其壯哉奎以治跡著稱其視亢蓋所謂難為兄難為弟者歟

列傳卷第八十三

列傳卷第八十四　宋史三百二十五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勑修

劉平 弟兼濟 郭遵附　任福 王珪 武英 桑懌 耿傅 王仲寶附

劉平字士衡開封祥符人父漢凝從太宗征河東嘗嵐憲州累遷崇儀使平剛直任俠善弓馬讀書彊記進士及第補無錫尉擊賊殺五人擢大理評事知鄢陵縣從南充夷人寇淯井監轉運使以平權瀘州事平率土丁三千擊走之祠汾陰遷本寺丞還路由安州遇賊十數人平發矢斃三賊餘駭散以寇準薦為

殿中丞知瀘州夷人懲前敗不敢擾邊召拜監察御史數上疏論事爲丁謂所忌久之除三司鹽鐵判官河北安撫改殿中侍御史陝西轉運使與副使論事不合徙知襄州仁宗即位遷侍御史初眞宗知其才將用之丁謂秉間曰平將家子素知兵若使將西北可以制敵後章獻太后思謂言特改衣庫使知汾州屬戶明珠磨糜族數反覆平潛兵殺數千人以功領賓州刺史鄜延路兵馬鈐轄徙涇原路兼知渭州胡則爲陝西都轉運使平奏曰則丁謂黨今隸則部慮掎摭致罪徙汝州改淮南江浙荊湖制置發運副使

行數驛召還真拜信州刺史知雄州居四年遷忻州團練使知成德軍景祐元年拜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永州防禦使知定州徙環慶路副都總管進侍衛親歩軍都虞候奏言元昊勢且叛宜嚴備之尋坐被酒破鎖入甲仗庫為轉運使蘇耆所劾落管軍知同州上號自列召入問狀復為歩軍都虞候知澶州時議塞河而平言不知河事乃徙滄州副都總管時呂夷簡為宰相臺諫官數言政事闕失平奏書曰臣見范仲淹等毀訾大臣必有要人援㫖仲淹輩欲逐大臣而代其位者臣於真宗朝為御史顧當時同列未

聞有姦邪黨與許忠賣直所為若此臣慮小臣以淺文薄伎偶致顯用不識朝廷典故而論事浸淫遂及管軍將校且武人進退與儒臣異路若摘撫短長妄有舉劾則心揺而怨結矣願明諭臺諫官毋令越職仍不許更相引薦或闕員則朝廷自擇忠純耆德用之論者以謂希夷簡意也改高陽關副總管寶元元年以殿前都虞候為環慶路馬步軍副總管會元昊反遷邕州觀察使為鄜延路副總管兼鄜延環慶路同安撫使頃之兼管勾涇原路兵馬進步軍副都指揮使靜江軍節度觀察留後獻攻守之策曰五代之

末中國多事唯制西戎為得之中國未嘗遣一騎一卒遠屯塞上但任土豪為衆所伏者封以州邑征賦所入足以贍兵養士由是無邉鄙之虞太祖定天下懲唐末藩鎮之盛削其兵柄收其賦入自節度以下第坐給奉禄或方面有警則總師出討事已則兵歸宿衛將還本鎮彼邉方世襲宜異於此而誤以朔方李彞興靈武馮繼業一切亦徙内地自此靈夏仰中國戍守千里運糧兵民並困其後靈武失守而趙德明懼王師問罪願為藩臣于時若止棄靈夏綏銀與之限山為界則無今日之患矣而以靈夏兩州及山

界蕃漢戶并授德明故蓄甲治兵漸窺邊隙鄜延環慶涇原秦隴所以不能弛備也今元昊嗣國政刑慘酷衆叛親離復與唃厮囉搆怨此乃天亡之時臣聞寇不可玩敵不可縱或元昊不能自立別有酋豪代之西與唃厮囉復平北約契丹為表裏則何以制其侵軼今元昊國勢未殭若乘此用鄜延環慶涇原秦隴四路兵馬分兩道益以蕃漢弓箭手精兵可得二十萬三倍元昊之衆轉粮二百里不出一月可收山界洪宥等州招集土豪縻之以職自防禦使以下刺史以上第封之給以衣祿金帛又以土人補將校使

勇者貪於祿富者安於家不朞月而人心自定及遣
使諭唃厮囉授以靈武節度使撓河外族帳以窘元
昊復出麟府石州蕃漢步騎獵取河西部族招其酋
帥離其部衆然後以大軍繼之元昊不過鼠竄為窮
寇爾何所為哉且靈夏綏銀地不產五穀人不習險
阻每歲資糧取足洪宥而洪宥州羌戶勁勇善戰夏
人恃此以為肘腋我苟得之以山為界憑高據險下
瞰沙漠各列堡障量以戎兵鎮守此天險也廟朝之
謀不知出此而爭靈夏綏銀連年調發老師費財以
致中國疲弊小醜猖獗此議臣之罪也今朝廷或貸

宋史三百二十五

元昊罪更示含容不惟宿兵轉多經費尤甚萬一元昊潛結契丹互為犄角則我一身二疾不可並治必輕者為先重者為後如何減兵以應河北請召邊臣與二府定守禦長策疏奏未報屬元昊盛兵攻保安軍時平屯慶州范雍以書召平平率兵與石元孫合軍趨土門既又有告敵兵破金明圍延州者雍復召平與元孫救延州平素輕敵督騎兵晝夜倍道行明日至萬安鎮平先發步軍繼進夜至三川口西十里止營遣騎兵先趨延州爭門時鄜延路駐泊都監黃德和將二千餘人屯保安北碎金谷巡檢万俟政郭

遵各將所部分屯范雍皆召之為外援平亦使人趣其行詰旦步兵未至平與元孫還逆之行二十里乃遇步兵及德和万俟政郭遵所將兵悉至將步騎萬餘結陣東行五里與敵遇時平地雪數寸平與敵皆為偃月陣相嚮有頃敵兵涉水為橫陣郭遵及忠佐王信薄之不能入官軍並進殺數百人乃退敵復蔽盾為陣官軍復擊郤之奪盾殺獲及溺水死者幾千人平左耳右頸中流矢日暮戰士上首功及所獲馬平曰戰方急爾各誌之皆當重賞汝語未已敵以輕兵薄戰官軍引郤二十步黃德和居陣後望見軍郤率

麾下走保西南山衆從之皆潰平遣其子宜孫馳追德和執轡語曰當勒兵還併力抗敵奈何先奔德和不從驅馬遁赴甘泉平遣軍校杖劍遮留士卒得千餘人轉鬬三日賊退還水東平率餘衆保西南山立七柵自固敵夜使人叩柵問大將安在士不應復使人僞為戍卒逓文移平平殺之夜四鼓敵環營譁曰如許殘兵不降何待平旦敵酋舉鞭麾騎自山四出合擊絶官軍為二遂與元孫皆被執初德和言平降賊朝廷發禁兵圍其家及命殿中侍御史文彥博即河中府置獄遣龐籍往訊馬具得其實遂釋其家德

和坐腰斬而延州吏民亦詣闕訴平戰没狀遂贈朔方軍節度使兼侍中謚壯武賜信陵坊第封其妻趙氏為南陽郡太夫人子孫及諸弟皆優遷未官者録之其後降羌多言平在興州未死生子于賊中及石元孫歸乃知平戰時被執後没于興州弟兼濟

兼濟字寶臣以父蔭補三班奉職善騎射讀兵書知大旨為襄州兵馬監押漢江暴漲兼濟解衣涉水率衆捍城州頼以完擢閤門祗候雄霸州界河巡檢徙晉絳澤潞都巡檢使歲饑太行多盜禽二百餘人改左侍禁鄜延路兵馬都監權知保安軍歷同提點陝

西河東刑獄徙知籠竿城夏人寇邊衆號數萬兼濟將兵千餘轉戰至黑松林敗之屬其兄平戰没于三川口特授内殿崇班知原州入辭仁宗慰勉之曰國憂未弭家仇未報不可不力也屬戶明珠族叛諸將欲亟討兼濟第日縱飲擊鞠繆為不知以疑其意既而叛者自潰乃追襲之射殺其酋長收餘衆以歸徙寧州破靳廝䩞砦徙鄜州元昊既稱藩徙梓夔路鈐轄又徙知鎮戎軍兼濟御下嚴急轉運使言士心多怨請徙諸内地改涇原路鈐轄復知寧州又知原州徙冀州廣信軍累遷文思使惠州刺史河北緣邊安

撫副使擢西上閤門使同管勾三班院出知雄州先
是邊民避罪逃者契丹輒納之守將畏事不敢詰兼
濟悉移檄責還徙冀州踰月改忻州復管勾三班院
卒

郭遵者開封人也家世以武功稱遵少隸軍籍稍遷
殿前指揮使乾興中改左班殿直并代路巡檢遷右
侍禁慶州柔遠砦兵馬監押召試騎射優等遷左侍
禁閤門祗候為秦州三陽砦主徙延州西路都巡檢
使元昊寇延州遵以裨將屬劉平遇敵馳馬入敵陣殺
傷數十人敵出驍將揚言當遵遵揮鐵杵破其腦兩

軍皆大呼復持鐵槍進所向披靡會黃德和引兵先
潰敵戰益急遵奮擊期必死獨出入行間軍稍卻即
復馬以殿又持大矟横突之敵知不可敵使人持大
絭索立高處迎遵馬輒為遵所斷因縱遵使深入攢
兵注射之中馬馬斃仆地被殺特贈果州團練使以
其父斌為太子右清道率府副率母賀封仁壽郡君
妻尹安康郡君弟青右侍禁逵三班奉職四子尚幼
仁宗悉為賜名忠嗣西頭供奉官忠紹左侍禁忠裔
右侍禁忠緒左班殿直女舊為尼亦賜紫方袍遵用
鐵杵槍矟共九十斤其後耕者得其器于戰處皇祐

中乃併與其衣冠葬之河南逵自有傳

任福字祐之其先河東人後徙開封咸平中補衛士由殿前諸班累遷至遥郡刺史元昊反除莫州刺史嵐石隰州緣邊都廵檢使既辭奏曰河東地介大河斥堠疎闊願嚴守備以戒不虞仁宗善之命知隴州擢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詔陝西增城壘器械福受命四十日而戰守之備皆具以忻州團練使為鄜延路副總管管勾延州東路蕃部事尋知慶州復兼環慶路副總管上言慶州去蕃族不遠願勒兵境上按亭堡謹斥堠因經度所過山川道路以為緩急攻守

之備帝益善之聽便宜從事夏人寇保安鎮戎軍福
與子懷亮姪堉成暠自華池鳳川鎮聲言巡邊召諸
將牽制敵勢行至柔遠砦犒蕃部即席部分諸將攻
白豹城夜漏未盡抵城下四面合擊平明破其城縱
兵大掠焚巢穴獲牛馬橐駝七千有餘委聚方四十
里平骨咩等四十一族以功拜龍神衛四廂都指揮
使賀州防禦使改侍衛馬軍都虞候康定二年春朝
廷欲發涇原鄜延兩路兵西討詔福詣涇原計事會
安撫副使韓琦行邊趨涇原聞元昊謀寇渭州琦亟
趨鎮戎軍盡出其兵又募敢勇得萬八千人使福將

之以耿傅從軍事涇原路駐泊都監桑懌為先鋒鈐
轄朱觀都監武英涇州都監王珪各以所部從福節
制琦戒福等併兵自懷遠城趨得勝砦至羊牧隆城
出敵之後諸砦相距纔四十里道近粮餉便度勢未
可戰則據險設伏待其歸邀擊之福引輕騎數千趨
懷遠城捺龍川遇鎮戎軍西路巡檢常鼎劉肅與敵
戰于張家堡南斬首數百夏人棄馬羊橐駝佯北懌
引騎趨之福踵其後諜傳敵兵少福等頗易之薄暮
與懌合軍屯好水川觀英屯龍落川相距隔山五里
約翌日會兵川口路既遠芻餉不繼士馬乏食已三

日追奔至籠竿城北遇夏軍循川行出六盤山下距羊牧隆城五里結陣諸将方知墮敵計勢不可留遂前格戰懌馳犯其鋒福陣未成列賊縱鐵騎突之自辰至午陣動衆傳山欲據勝地俄伏發自山背下擊士卒多墜崖塹相覆壓懌肅戰死敵分兵數千斷官軍後福力戰身被十餘矢有小校劉進者勸福自免福曰吾為大将兵敗以死報國爾揮四刃鐵簡挺身決鬬槍中左頰絶其喉而死乃併兵攻觀英戰既合王珪自羊牧隆城引兵四千陣于觀軍之西渭州駐泊都監趙津将瓦亭騎兵二千繼至珪屢出略陣陣

堅不可破英重傷不能視軍敵兵益至官軍遂大潰英津珪傅皆死內殿崇班訾贇西頭供奉官王慶侍禁李簡李禹亨劉鈞亦戰沒軍校死者數十人士死者六千餘人唯觀以兵千餘保民垣四嚮縱射會暮敵引去與福戰處相距五里然其敗不相聞也福子懷亮亦死之方元昊傾國入寇福臨敵受命所統皆非素撫之兵既又分出趨利故至於甚敗奏至帝震悼贈福武勝軍節度使兼侍中賜第一區月給其家錢三萬粟麥四十斛追封母為隴西郡太夫人妻為琅琊郡夫人錄其子及從子凡六人

王珪開封人也少拳勇善騎射能用鐵杵鐵鞭年十九隷親從官累遷殿前第一班押班擢禮賓副使涇州駐泊都監康定初元昊寇鎮戎軍珪將三千騎為策先鋒自瓦亭至師子堡敵圍之數重珪奮擊披靡獲首級為多叩鎮戎城請益兵不許城中惟縋糗糧予之師既飽因語其下曰兵法以寡擊衆必在暮我兵少乘其暮擊之可得志也復馳入有驍將持白幟植槍以詈曰誰敢與吾敵者槍直珪胷而傷右臂珪左手以杵碎其腦繼又一將復以槍進珪挾其槍以鞭擊殺之一軍大驚遂引去珪亦以馬中箭而還仁

宗特遣使撫諭之然以其下死傷亦多止賜名馬二匹黃金三十兩裹創絹百匹復下詔暴其功塞下以厲諸將是歲改涇原路都監明年為本路行營都監勒金字處置牌賜之使得專誅殺尋至黑山焚敵族帳獲首級馬駞甚衆會敵大入以兵五千從任福屯好水川連戰三日諸將皆敗任福陷圍中望見麾幟猶在珪欲援出之軍校有顧望不進者斬以徇乃東望再拜曰非臣負國臣力不能也獨有死報爾乃復入戰殺數十百人鞭鐵撓曲手掌盡裂奮擊自若馬中鏃凡三易猶馳擊殺數十人矢中目乃還夜中卒

珪少通陰陽數術之學始出戰謂其家人曰我前後大小二十餘戰殺敵多矣今恐不得還我死可速去此無為敵所仇也及敵攻瓦亭購甚急果如所料鎮戎之戰以所得二稭植山上其後邊人即其處為立祠贈金州觀察使追封其妻安康郡君録其子光祖為西頭供奉官閤門祇候後為東上閤門使光世西頭供奉官光嗣左侍禁

武英字漢傑太原人父密隨劉繼元歸朝仕至侍禁鎮定同巡檢與契丹戰没于望都贈西京左坊使録英為三班借職以右班殿直為忻代州同巡檢會州

將出獵因留帳飲英曰今空郡而来萬一敵乘間入城柰何既而敵百餘騎果入寇英領衆左右馳射悉禽獲之以功遷左班殿直監雄州榷場改右侍禁閤門祇候為環州都巡檢使徙洪德砦主又徙慶州柔遠砦元昊寇延州英主兵攻後橋以分敵勢擢内殿承制環慶路駐泊都監破黨平族又從任福破白豹城遷禮賓副使尋兼涇原行營都監與任福合諸將戰張家堡斬首數十百敵棄羊馬偽遁諸將皆趨利爭進英以為前必有伏衆不聽已而伏發福等既敗英猶力戰自辰至申矢盡遇害贈邢州觀察使録其

子三班奉職永符為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永孚西頭供奉官永昌左侍禁姪永保右班殿直永錫三班奉職

桑懌開封雍丘人勇力過人善用劒及鐵簡有謀略其為人不甚長大與人接常祗畏若不自足語言如不出其口卒遇之不知其勇且健也兄慥舉進士有名懌以再舉進士不中嘗遭大水有粟二廩將以舟載之見百姓走避水者遂棄其粟而載之得皆不死歲饑聚人共食其粟盡而止後徙居汝潁閒耕龍城廢田數頃以自給諸縣多盜懌自請補耆長得往来

察姦因召里中惡少年戒曰盜不可為吾不汝容也有頃里老父子死未斂盜夜脫其衣去父不敢告縣懌疑少年王生者夜入其家得其衣不使之知也明日見而問之曰爾許我不為盜今里中盜屍衣者非爾邪少年色動即推仆地縛之詰共盜者姓名盡送縣皆伏辜嘗之郟城遇尉出捕盜招懌飲酒與俱行至賊所藏尉怯甚陽為不知將去懌曰賊在此欲何之乃下馬獨格殺數人因盡縛之又聞襄城有盜十許人獨提一劍以往殺數人盡縛其餘汝旁縣為之無盜京西轉運使奏其事補郟城尉天聖中河南諸

縣多盜轉運使奏移澠池尉羣盜保青灰山時出攘剽有宿盜王伯者尤為民害朝廷每授巡檢使必疏姓名使捕之懌至官巡檢偽為宣頭以示懌牒招致之懌不知其偽也因挺身入賊中與伯同卧起十餘日伯遂與懌出至山口為巡檢伏兵所執懌幾不免懌曰巡檢懼無功爾即以伯與巡檢使自為功巡檢俘獻京師而懌不復自言朝廷知之為黜巡檢擢懌右班殿直永安縣巡檢明道末京西旱蝗有惡賊二十三人樞密院召懌至京師授以賊名姓使往捕懌曰盜畏吾名必潰潰則難得矣宜先示之以怯至則

閉柵戒軍吏不得一人輒出居數日軍吏不知所為數請出自效輒不許夜與數卒變為盜服以出跡盜所嘗行處入民家民皆走獨一媼留為具飲食如事羣盜懌歸閉柵三日復往自携具就媼饌而以餘遺媼媼以為真盜乃稍就媼與語及羣盜一媼曰彼聞桑殿直来皆遁去近聞閉營不出知其不足畏今皆還矣某在某處懌又三日往厚遺之遂以實告曰我桑殿直也為我察其實而慎勿泄後三日復来於是媼盡得居處之實以告懌明日部分軍士盡擒諸盜其尤強梁者懌自馳馬以往士卒不及從惟四騎追

之遂與賊遇手殺三人凡二十三人者一日皆獲還
京師樞密吏求銀為致閤門祗候懌曰用賂得官非
我欲況貧無銀有固不可也吏怒匿其功狀止免其
短使而已除兵馬監押未行會宜州蠻叛殺海上巡
檢官軍不能制因命懌往盡手殺之還乃授閤門祗
候懌曰是行也非獨吾功位有居吾上者吾乃其佐
也今彼留而我還我賞厚而彼輕得不疑我盖其功
而自伐乎受之徒慚吾心將讓其賞以歸已上者或
譏以好名懌歎曰士顧其心如何爾當自信其心以
行若欲避名則善皆不可為也益辭之不許竇元初

遷西頭供奉官廣西駐泊都監元昊反叅知政事宋庠薦其有勇畧遷內殿崇班鄜延路兵馬都監踰月徙涇原路屯鎮戎軍與任福遇敵于好水川力戰而死贈解州防禦使子湜皇城使

耿傅字公弼河南人祖昭化為蜀州司戶叅軍盜據城欲脅以官昭化大罵至斷手足不屈而死傅少喜俠尚氣初以父蔭為三班奉職換伊陽縣尉歷明州司理叅軍遷將作監丞知永寧縣河南守宋綬薦其材遷通判儀州從慶州時議進兵西討以傳督一道糧饋會元昊入寇叅任福行營軍事遇敵姚家川諸

將失利敵騎益至武英勸傳避去傳不答英歎曰英當死君文吏無軍責柰何與英俱死朱觀亦白傳必避賊鋒而傳愈前指顧自若被數創乃死始傳與觀營籠落川夜作書遺福以其戒小勝前與敵大軍遇深以持重戒之自寫題觀名以致福軍中傳死後韓琦得其書於隨軍孔目官彭忠奏上之詔贈傳右諫議大夫官其子瑗爲太常寺太祝瑑爲太常寺奉禮郎璋爲將作監主簿珪試秘書省校書郎琬同學究出身

王仲寶字器之密州高密人初爲刑部史補齊州章

丘尉以捕羣盜六十餘人有功用開封府判官鞠仲謀薦召對改右班殿直為鎮定保深永寧天雄六州軍巡檢又以捕賊功遷左班從河北西路提舉捉賊擒磁州名賊王遇仙愽州孫流油韋凡四十人夜有盜叩戶外乞降左右欲殺之為首級論功仲實不可納舍中使寢擢閤門祗候命秉驛捕登州海賊百餘人獲之還為河北提舉捉賊又捕斬百餘人知信安軍復為河北提舉捉賊有盜百餘依西山官軍不能捕仲實悉招出隸軍籍奏以自隨從澤潞晉絳慈隰威勝軍巡檢使至官才八日獲太行山宿賊八十人

累賜金帛緡錢使契丹積遷內殿承制天聖初知鎮戎軍改供備庫副使破康奴族獲首領百五十羊馬七千詔奬其功凡五年還巡護惠民河堤岸遷供備庫使麟府路兵馬鈐轄知麟州會鎮戎軍蕃族內寇徙涇原路鈐轄復知鎮戎軍又徙原環二州以西京左藏庫使惠州刺史知利州徙并代州鈐轄改西上閤門使建言緣邊博糴屬羌苦之數逃去請寬其法使得復業以捍邊境久之遷東上閤門使元昊寇延州仲寶將兵至賀蘭谷以分兵勢敗蕃將羅逋于長雞嶺遷四方館使領濮州團練使為涇原路總管安撫

副使兼管勾秦鳳路軍馬事與西羌戰六盤山俘馘數百人特任福大敗好水川別將朱觀被圍于姚家堡仲寶以兵救之拔觀出圍乘以從馬時諸將皆沒獨仲寶與觀得還徙環慶路副都總管知慶州未幾兼本路經略安撫招討副使破金湯城復賜詔獎諭徙澶州副總管安撫使范仲淹以仲寶武幹未衰奏留之明年以磁州防禦使知代州除左屯衛大將軍致仕卒

論曰元昊乘中國弛備悉衆寇邊王師大衄者三夫豈天時不利哉亦人謀而已好水之敗諸將力戰以

死噫趨利以違節度固失計矣然秉義不屈庶幾烈士者哉

列傳卷第八十四

宋史

九三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百衲本二十四史　宋史　９３
作者＝（元）脱脱等奉敕修
页数＝１５２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１９３７
ＳＳ号＝１２４６０４４８
ＤＸ号＝０００００７５４５５１３
ｕｒｌ＝ｈｔｔｐ：／／ｂｏｏｋ２．ｄｕｘｉｕ．ｃｏｍ／ｓｅａｒｃｈ？＆ｃｈａｎｎｅｌ＝ｓｅａｒｃｈ＆ｇｔａｇ＝＆ｓｗ＝％Ｂ０％Ｄ９％Ｆ１％Ｃ４％Ｂ１％ＢＥ％Ｂ６％ＦＥ％ＣＡ％ＡＥ％ＣＢ％Ｃ４％ＣＡ％Ｂ７＋＋％ＣＢ％ＣＥ％ＣＡ％Ｂ７＋＋９３＆ｙｅａｒ＝＆ｓｅｃｔｙｅａｒ＝＆ｓｅｂ＝０＆ｐｉｄ＝０＆ｓｈｏｗｃ＝０＆ｆｅｎｌｅｉＩＤ＝＆Ｐａｇｅｓ＝１＆ｓｅａｒｃｈｔｙｐｅ＝１